

續集七之十

先廬

門

鄰

樓閣

亭臺

齋閣

書院

精舍

堂宇

園池

橋

井

庖竈

廁

子文龍之

新宮城書藏

1加  
+69/69  
\*16





43  
167  
10



利  
267  
16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藏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藏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七

賜書文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 先廬

要語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金滕

詩句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 坡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 東

坡 喬木依然擁舊廬 坡

古今事實

請復舊宅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七 一 息亭室卒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踴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亘子以請乃許之左昭二

有宅一區

楊氏之先楊季處岷山之陽曰郛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海錄

願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

不保衡門

後周王罷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舊宅不改衡門

先人敝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守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鑑

權臣莫奪

楊損居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廡以廣第損曰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德壽堂本  
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宰相弗與

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接收欲市訥允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不求增廣

李愬其昆弟賴家勲貴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徙外鄉

士大夫發跡隴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計又從而詠歌夸翊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隴岡公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邇



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  
祭舊臺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  
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  
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  
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  
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遙  
於穎益無幾時借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  
四子皆為穎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  
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可作  
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  
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

於眉山云容齋隨筆

# 門

羣書要語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也釋名司門掌授管鑰  
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周禮華門圭竇注華門柴門圭竇  
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詩立不中門行不履闕語十夫禮門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詩  
章腫門而告許行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愿乎盡心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或問人有倚孔  
子之墻絃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墻則  
麾之揚子門雖設而常關陶集稚子候門同上



門多長者車杜敲門驚晝睡韓剝剝啄啄有客至韓雷雷  
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荆公門垂碧柳似陶潛李丁丁  
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閭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  
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入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

荷簣過門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  
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君之門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  
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陰德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間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間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 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主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裾乎

通德門

後漢孔融告高密縣特爲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曰昔東海于  
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  
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如登龍門 見謁見門

臣門如市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門容馬車

晉陳頽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從之後州辟部從  
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樂之仕至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大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  
幡袞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遷  
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時廷尉張闓住小市將奪左右



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  
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聞聞之毀  
都門詣循致謝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戶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東陽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暇車馬填門  
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奏能不至者大小  
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樞動本為榮辱主長因戶外細推尋乾坤出入無窮象夷狄關  
防有限心揜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舞簫韶  
奏穆穆無凶合在今

鄰

羣書要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  
五縣為遂注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遂人令五家  
為比使之相保大司徒洽比其鄰十月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禘祭

既濟

鄰有喪春不相

曲禮

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尚書

親仁

善鄰國之寶也

隱六

救菑恤鄰天之道也

左傳

棄信背鄰患孰

恤之

同上

以鄰國為壑

孟子

君子居必擇隣可以禦患也

晏子

**詩**

王翰願卜鄰

杜

芬芳孟母鄰

杜

傍舍頗淳厚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

杜 斟酒聚

比鄰

陶淵明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

李白

卜居乃此地井井

為比鄰

李白

任屋住連墻往來欣莫間

韓

井水分西鄰竹陰借

東家

坡

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

劉禹錫

明月好從

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白居易

與元八卜鄰

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柳子厚

劉禹錫

耦耕若便遺身去黃髮相

看萬事休

劉和

登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坡

古今事實

三徙卜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列女傳

焉用陪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益也

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襄二十



粟與鄰里

見粟門

連牆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

惟鄰是卜

見先廬門

不納贅婦

見寡妻門

不納鄰婦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贅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秉燭放乎旦而薰盡束薪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贅婦人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

見燭門

東家立

見師生門

灌其鄰瓜

見瓜門

里毋束緼

見火門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充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曰錢一千闌人少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于武帝拜衡州刺史

祭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鄰牆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於牆頭送以濁醪隻鷄遂成終日之歡

桃女折齒

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隔籬聽談

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談我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

益地與鄰

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會稽典錄

鄰居占地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室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萊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  
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相  
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  
節一日遇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爲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  
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蕘亦同渠傳展朝尋

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 cities 還得似樵漁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  
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罄青錢買野竹白纈岸江臯愛酒晉山  
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  
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鳥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  
除鳥雀馴秋水纜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州  
路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今而倍之故詩  
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佛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  
須謝傳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  
處便見交情厚薄間

謝邵堯夫見訪

富國彥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  
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

訪醉和風雨夜深歸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鑑亦有喜  
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隱居

詩話

# 樓閣

樓重屋亦閣也說文樓曠也言牖戶諸射孔高明觀

遠樓樓然也釋名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

美麗之樓為麗譙陳勝傳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憑



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門襟王粲賦閣樓也說文結陽城之延

閣飛觀榭乎雲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

廊之有牕者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詩句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綉栊金蓮花柱柱玉盤龍鮑昭

行藏獨倚樓杜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面春築飛閣山谷嵩峯

三十六終日對高閣歐注目寒江倚山閣杜

古今事類

### 十二樓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

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 秦樓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王  
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感鳳凰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列

仙傳

### 庾樓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  
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  
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 綠珠樓

石崇有妓曰綠珠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綠珠因自投于  
樓下而死

###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棄圍而走

迷樓

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爲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卽如圖營建旣成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

華萼樓

唐元宗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書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樓

李德裕徙劔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人相

接者圖之左右道與吐蕃接者圖之

燕子樓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旣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

白集

五鳳樓

梁太祖卽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

岳陽樓

滕宗諒子京左官遠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爲之記郡僚稟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大慟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祿閣

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  
死京師曰雄寂寞自投閣

麒麟閣 見傳神門

凌煙閣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 本紀詳見畫象門 德宗

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  
無能知者召蔣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  
不失一字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  
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  
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  
之述備矣然此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廣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萃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遼夔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声丁丁然宜投壺矢声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

日記

湖州勝賞樓記

葉正則



九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卽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  
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備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  
波藍浪梁相動搖而靚粧衺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  
華浦沉清浮綠鳧鷖棲止而綺綺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  
聯亘巧石綿絡頗仰湖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  
氣和舸經舫締艇繪縹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  
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且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  
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迫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  
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熄柳惲以江南曲名  
於時古之採蘋苕盈而金熟薦於太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  
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

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感於  
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遁碧瀾山  
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  
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真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  
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  
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  
廢疾無醫死無松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  
久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某字漢英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馮欄俯江山極目眇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晤歎生平帶吝膏若若層冰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欽夫春風樓

楊廷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洙泗四海無人萬古空詠歌一聲滿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浮雲於渠了不關只餘平生醫國手未忍傍觀縮袖間樓中古書積至斗樓外春江綠如酒權門得似聖門寒萬波橫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瑟聲希由求相顧只心知至今留取一轉語不知何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黃魯直

江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雪筵披襟夏簟寒曾吞雲夢何足言庾公風流冷似鐵誰其繼之方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蘇子瞻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饑卒老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履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鏦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鷄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敝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間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鈇非鈇或取而有衆忿喧訟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七 律詩  
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  
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禘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  
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惟說謂費文禘仙去駕  
鶴來憇于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  
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禘也此皆因黃鶴之名  
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  
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窓間遽相傳  
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誇大其事而  
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鶴雀樓

暢當

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圖平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  
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  
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通遍與雲齊。人從別浦今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黃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又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二首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為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登岳陽樓 見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 後村詩話

鶴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  
鶴雀今無野燕過  
樹隔五陵秋色早  
水連三晉夕陽多  
漁人遺火成寒燒  
牧笛吹風起夜波  
十載重來值搖落  
天涯歸計欲如何

鶴雀樓

李益

鶴雀樓前百尺墻  
烟汀雲樹共茫茫  
漢家簫鼓沉流水  
魏國山河半夕陽  
事去千年猶恨短  
愁來一日即知長  
風烟併在相思處  
滿目非春亦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彥升

僕射新阡狐兔遊  
侍兒猶住水邊頭  
風清玉簫慵歌枕  
月好珠簾懶上鉤  
寒夢覺來滄海濶  
新詩吟罷紫蘭秋  
樂天才思如春雨  
送斷殘花一夕休

雜著

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詩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襟三江而帶五湖  
控蠻荆而引甌越  
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雄州霧列俊彩星馳  
臺隍枕夷夏之交  
賓王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之雅望  
棨戟遙臨  
宇文新州之懿範  
襜帷暫駐  
十旬休暇勝友如雲  
千里逢迎高朋滿座  
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  
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饌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  
潦水盡而寒潭清  
烟光凝而暮山紫  
儼驂駢於上路  
訪風景於崇阿  
臨帝子之長洲  
得仙人之舊館  
層臺聳翠上出重霄  
飛閣流丹下臨無地  
鶴汀鳧渚窮島



嶼之縈迴柱殿蘭宮列罔蠻之體勢披綉閣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闔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  
奮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  
俯暢逸興遊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織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寫睇  
眄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  
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目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  
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馮居易之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出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  
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嶠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  
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慈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  
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  
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致竭鄙懷恭  
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



卷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塊備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亭王緒作賦今中承公作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楊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奇自賞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州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暮月公復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乎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專之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



既訖功公以眾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詳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炎氛野迥長風入天涼秋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群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黃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  
道月分明朱絃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

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七終



山公吾與日...  
 人...  
 山多...  
 木...  
 天...  
 朱元...  
 和父...  
 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亭臺

羣書要語亭停也道路所舍人所停集也釋名洛陽二十街街

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也漢職典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

持也釋名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秦誓注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

處臺榭月令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老子眾人熙熙如登春臺上

**詩句**戀月留虛亭韓石磴縈回人杳冥移松高下簇虛亭坡藕

...



專文數畧續集 卷之八  
花開處復開亭 荆公 臺忘歸步月臺 杜 層臺指中天 謝 青天白日映樓臺 韓

**古今事實**

漢蕪萋亭 見粥門

晉蘭亭 見上巳門

唐沉香亭 見香門

靈臺 以下係臺

文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築章華臺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突蕪且人不廢時務官不

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太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國語 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 左

築臺延士

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 孔文舉書 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 鮑昭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氣 詳見冬至門 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臺所以觀天文之變 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臺不火為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賈誼新書

罷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本贊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山之阻以面勢無榑樞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綉錯蓋天鐘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叅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陟迺塗作我攸



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月送還雲四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譏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坐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

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此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筆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山月亭記

楊廷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迂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所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溥溥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嶽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巉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



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  
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  
如削闐闐數萬家如在井底下視膽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  
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  
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  
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歛起林木叫呼大  
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  
歸亭上予益喜且謂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月日誠  
齋野客楊某記

古詩

顏樂亭詩

程伯淳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  
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成萬世心目破昏爲醒  
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汚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  
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流盃亭

李德裕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迴環凝古篆詰曲如縈帶寧愬羽觴  
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皎月臨松蓋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老桺亂發爭春妍水禽間暇事高格山鳥旦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祗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瓦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九日山豁然亭

朱元晦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年晴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豁然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髮雙眼碧永歎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律詩

江亭寓目

盧拱 英華

江郭帶林巒津亭倚檻看水風蒲葉戰沙雨鷺鷥寒晚木初彫柳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叫鄉淚好無端

東亭閑坐

白居易



東亭盡日坐誰伴  
寂寥身綠樹為佳客  
紅蕉當美人笑言  
雖不接情狀似相親  
若不悠悠想如何  
度晚春

移家別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  
柳條藤蔓繫離情  
黃鶯久住潭相識  
欲別頻啼四五聲

題王侍御池亭

白居易

朱門深鎖春池滿  
歲落薔薇水浸莎  
畢竟林塘誰是主  
主人來少客來多

山壁偶題

劉彥冲

水遶山堂竹映橋  
偶來塵意已潛銷  
最怜曉日浮波影  
蒲壁煌煌玉電搖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  
思量似在故山時  
鶴盤遠勢投孤嶼  
蟬曳殘聲過別枝  
涼月照窓歌枕倦  
澄泉遶石泛觴遲  
青雲未得平行去  
夢到江頭身在茲

雜著 此下係臺

凌雲臺記

蘇子瞻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  
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  
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  
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  
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  
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爲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徃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記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人不得見又爲中元節不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文公弼必塗改至爲公作凌虛臺記末云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聞見後

律詩



登定王臺

朱元晦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題太雲寺觀臺

黃魯直

瘦藤拄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齋閣

書院

精舍

附

羣書要語齋潔也

說文

或曰齋謂夫閉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

此而齋戒也故曰齋

歐陽公東齋記

閣小閨謂之閣門旁戶也

說文

古今事實

心齋坐忘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寺至今一字在焉李約之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蕭齋杜陽編

開東閣係閣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天下四書院以下係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咸綸之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

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

本仍傳送之 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

詔賜書院名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憲見於石鼓創書院宋初賜

敕額號天下四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浩齋記

馬子才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鱸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予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



曰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  
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  
此乎今子之整齊圖書拂拭几案卧琴於床掛劍於壁冠佩在  
上屨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事下至  
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  
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  
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  
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撫髀露  
腹便然酣臥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  
之間石泉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  
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

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  
之閱人亦多矣爲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趑趄然搖動  
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  
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  
丁卯五月朔日記

進學齋記 見學術門

潛齋記

晁無咎 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遠温而趨寒其室雙翼  
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曖曖光景不曜益若蟄虫  
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爲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  
良政恬俗康朝有鴟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



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喑鳴咤叱北牧祁連西虜靈夏人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齋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然近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者也朝有鷓鴣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寔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傲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有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



間自汴絕淮浮於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龜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備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云又因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廬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客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余方寫楚詞倦困枕肱卧聞遂良與客對始啜訾咕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拈篆筆自作怡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倨坐其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去親戚遠壻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僅父母再拜寒温罷入室刺刺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愻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拄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掇取一第耻耻



摟摟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微大欺我歟  
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  
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  
毋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  
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且吾遊越則越爲吾廬莫吾  
遊燕則燕爲吾廬在吾室爲吾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  
吾齋也孰賓孰主哉何言之陋語未旣予立聽不暇久疾出揖  
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爲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怡  
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由  
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遠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燕  
越之間與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下恟怳自失意若  
欲遁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爲而去顧侍奴取  
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名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殆如兒戲且不應與公家  
學校類誠如來喻某切以爲是雖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  
盤有銘几杖戈矛之類色色有銘蓋自成湯呂望以來比比有  
之君子不以爲非也齋舍學者所以藏脩游息者使其銘之而  
又善於此仰而視其扁俯而誦其辭反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  
心油然而生此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  
有記有詠竊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爲非王晉公之三槐韓公  
之醉白文潞公之德威又不論也大抵天下之事雖非古始而



可以義起者君子亦有所不廢如必沿其故則孔席不暇何嘗  
有齋而況於名乎至於公家學校古亦未嘗有名自胡安定始  
置治道等齋以爲諸生肄業之地朝廷遂下湖州取以爲法庠  
序齋舍之有名徃徃自此始匹夫之法可以爲公家之法公家  
之法顧不可以爲匹夫之法耶或問呂伯恭有何稱號此問者  
過也蓋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稱謂殆類私立名字者  
矣天下之至穢者莫如糞壤而諸王居馬糞巷時人號爲馬糞  
巷諸王則以馬糞自繫者反榮矣何晏目夏侯泰初以易之所  
謂深而泰初復目晏以神然浮僞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與  
神者反辱矣

敬齋箴

見銘箴門

古詩

齋中

賈島

耽靜非僞爲本性實踈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礙軒  
轡寡德謝接諾藜菊在墻陰秋窮未開蓼所食類病馬動影似  
移岳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縶縛已見飽時雨應豐蔬與藥

簡齋

陳去非

我窓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  
女而况使鬼兄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屐了  
平生領軍一屈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  
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同姜濬題裴式微餘干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鈎魚歌散帙看蠹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吊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王建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居重裝墨畫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疎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勳恐不如

雜著

以下係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侯珙下車旣別蠹夷姦民俗安靜湘人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嘉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



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衡州石鼓山據荆湘之會江漢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疇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

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四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脩士以充人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官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後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尚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



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後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



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閑曠以講授大率  
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謂之四書  
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  
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  
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旣  
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  
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  
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  
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  
力之實躡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  
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  
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  
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楊熙陵開迪樂育  
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  
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  
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  
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  
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歛下巋然若巨人之  
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  
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



一目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行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窮僅爲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陪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園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致日蓋山中之

樂衆爲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川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萊僅得數畝而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



雪之下未嘗不遊曾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  
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  
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  
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柳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詩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以下

係書院

朱元晦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  
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蹇  
綠羅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矜珮多博約  
感明恩涵泳熙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顛波發教建綱紀嚼  
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過

又

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  
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  
洋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懷惻懷賢增慨慷弦歌  
有遺韻絕學何能忘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

朱元晦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到良  
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  
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揚李霸炎神捨輿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弗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  
復此精舍會當求救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又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旣敷榮禽聲亦融怡鳴泉來不  
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覺秀色滋層層叢綠間愛彼松  
栢姿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隄邊足逶迤游魚  
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寄言山中友和  
我和平詩

石壁精舍

以下係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  
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霧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  
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行視武夷精舍作

朱元晦

神山九折溪泂泂此中半水深波浪濶浮綠春渙渙上有蒼石  
屏百仞聳雄觀巔巖露垠堦突兀倚蒼漢淺麓下縈迴深林又  
叢灌胡然閱千載遽此開一旦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  
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峰躡  
蹠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與  
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獨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

終







豁杜風露氣入秋堂涼

韓

**古今事實**

堂高三尺

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遷史自序

不下堂而治

舜彈五弦之琴不下堂而天下治

吳步隲疏

綠野堂

見第宅門

堂植三槐

銘見陰德門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俾知大名府有告其謀叛者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

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大保

石林燕語

寫記非生客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轄也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



事類彙編 卷之九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

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于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



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佳處歐公為之作記人謂公未嘗

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上者使之為記未必能如是之

詳也 見文集

有竹堂記

晁無咎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蒸雲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榮頹更盈卷軸門窓几案婢僕犬馬日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彊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

狹而卑天雨榛蕨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棟而指其榜曰吾固詔客矣客輒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畝淇園之築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嵌巖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墻堵也暮春者春雷隱隱萬竒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蒺屬而下者為苒為竿為屋椽捷苗千丈之笮徧國之藩籬是賴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音聲滿天下也視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質米盪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



事文類聚卷之九  
修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輒  
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  
抵鵲沉爲美木而交趾以爲槃食羸白鸚錦鷄山中以醢腊而  
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以多爲賤  
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陌坊之  
棊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  
氣之所蒸潰翳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逸而莫之致而貧  
者置圃無所况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  
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儻  
然而喜諄諄然語客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  
松栢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

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  
猶不可賤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  
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  
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  
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掃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  
上不去曰竹固招我

醉白堂記

蘇子瞻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  
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  
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  
哉軾聞而笑曰公豈有羨於樂天而已乎且願爲尋常無聞之



事文類聚卷之九  
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  
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  
處乎患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  
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者莫  
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  
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  
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  
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  
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  
乞身於強健之時退身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  
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財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  
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  
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  
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  
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  
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  
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  
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  
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  
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  
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



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冰玉堂記

張文潛

熙寧中余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旣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予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卽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旣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

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脩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兇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涓涓汨汨如道其里閭族堂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



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補官春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水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所居之堂曰冰玉君爲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去垢骨肉之

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輝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檀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誼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紆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備爲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汚也



冰玉堂記

朱元晦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旣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地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窳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疑之之爲父道原之爲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旣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爲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躅躑於其上又何其可悲

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園累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像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嘗館于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旣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旣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髣髴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保身者以同流合污爲至行任事者以徇私適已爲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爲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旣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爲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楊州重建平山堂記

洪景廬

揚爲州最古南傳海北犍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乖離鈇析殆且百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巨鎮爲刺史治所爲總管府爲大都督府爲淮南節度使方唐盛時全蜀尚列其下至有楊一益二之語入本朝事權繼衰而太守猶帶一道鈐轄安撫使品其域望他方莫與京也迷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登臨氣槩政已突兀今古茲堂最後出前志謂江南諸峰植立簷戶肩摩領接若可拔取山川旣佳而又歐陽公寔張之故聲壓宇宙如揭日月搢紳之東西以不得到爲永恨意層城闐風中天之臺抑末耳其重如此然餘百年間屢盛屢歇瓦老木

腐因之以傾陔荐之以兵革而遺址離離無復一存荒烟白露蒼莽滅沒使人意象蕭然誦山色有無之句付之三歎而已吳興周侯淙開藩之二年北邊輸平民俗安定思所以壯隆一邦作新窺簷乃致志於所謂平山堂者稽工伐材費省工倍四旬而落其成遺民憧憧後先策老抱幼日蕩寬怡不自意太平官府之見至或感以泣有客從北來爲予言相與心嘉之而侯踵書來請記揚爲州雖大然非昔比矣無有崇臺累榭之勝瓌觀佚覽之樂爲官者視蔭卽去無所寄適非真有嫪慕不輕得留也侯獨居之安居之安則其於事也勇而立一堂之就似無諱以勞者曩侯爲盱眙予廷勞使客出其間彌兩月留留益久得侯之用心拊摩饑荒中雖履屐間亦盡善今日典大府爲方伯



休其心於護邊乘障之餘以抗思埃風之外追昔人而與居豈不益可嘉則一堂之就宜有足夸者故為顯書之使准人時節來游笙簫舞歌徜徉乎其上拂石而撓之以無忘賢侯之德侯方以功力奮從是為羽儀天朝可卜不疑

三槐堂記 見陰德門

律詩

西郊

杜甫

時出碧鷄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競來往踈懶意何長

堂成

杜甫

背郭成堂白蔭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愷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稍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懶墮無心作解嘲

# 園池

**羣書要語** 園植果圃植木 說文 園圃毓草木 周禮 場人掌場圃

植果蒞 同上 無踰我園 將仲子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東方 余既

滋蘭之九畹今又植蕙之百畝 楚詞 園日涉以成趣 陶詞 **池沼**

池也 廣雅 池者陂也 說文 孫子有金池湯池之固後人因此開

地為池以養魚鼈 風俗通 鑿斯池也 孟子

**詩句**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曹植 開門朝掃徑輦水夜澆花

于鵠 鳥下花間井人彈竹裏琴 呂溫 園林窮勝事 選 清晨向小



園杜名園依綠水杜故園花自發杜池德壽堂池塘生春草謝惠連方

池涵清源選方塘涵白水選柳塘春水漫嚴維小水細通池杜

數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綠水池荆公

**古今事實**

射矍圃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義

居鄭圃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天瑞篇

抱甕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夫

人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矐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莊天地篇且子獨不見大桔槔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天運地

授園葵

公儀休相魯授園葵不與人爭利

馬踐園葵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不飽葵

註見憂世門



不窺園

董仲舒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

灌園收利

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北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園池假人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東觀漢記

車水入園

魏馬鈞巧宦絕世居京都有地可以為園而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巧百倍於常

華林園

簡文華林園願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

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世說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為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會賓友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鉏園得金

管寧華歆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鉏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世說

金谷園



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陽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

園丁賣菜

柳元景為尚書令南岸有數十畝菓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者宋書

苑中立肆

齊東昏以闕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苑中立店肆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闔者就妃謂之百姓歌曰闕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盜蔬不問

齊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愧耻或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伐木為橋以度之盜者大慙

平泉莊

贊皇公平泉莊周迴十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在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唯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藻等蓋僅有存者惟石各品甚眾多為洛城有力者取去唯禮星石及獅子石今為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賈氏談錄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淮南志



不市張相園

唐嗣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臯將市取之馬彞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臯謝曰主更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

不受園丁錢

溫公營獨樂園園子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園子得茶湯錢十千閉園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

元城語錄

太液池

以下係池

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山神山龜魚之屬

昆明池

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西京雜記云武帝於池中置二石人相對以象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每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

習家池

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百習家魚池山簡永嘉三年鎮襄陽每日遊戲多在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襄陽記

西苑池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池厠十餘里為三神山儲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列山上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池



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已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車輿遊幸則即水而御之

放生池

唐肅宗詔天下臨池帶郭處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爲之碑

浴妃池

楊貴妃生於蜀常誤落池中後人呼爲浴妃池

外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祭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于龍門得喬居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廢荆棘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常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于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不可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邈留侯託黃老以思世亦其次焉范



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于蔡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畱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唯岸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吾代張全義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廷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

一石哉全義常在賊巢中以爲譏已大怒笞殺之本傳  
歐陽集古錄跋云余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固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禍福不能動而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不能爲者賢聖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不已至或疲敝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獨樂園記

司馬君實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鶴鷓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迂叟始家洛五年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云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扼耳目肺腸卷爲已

有踴躍焉洋洋焉不如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予人共之今吾子獨取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德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北村記

葉正則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二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爲叢木茂花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



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掉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胡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峰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嘗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常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空文變態各異而吳興

特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滄止演漾澄瑩緝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遁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沈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古詩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芋熟爲問葵藿姿何如廟堂肉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王無功續



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歛眉俱握手破涕共街盃慙慙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栽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為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田萊

荅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

朱元晦

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摠強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墻富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垌柳行隨隄勢茅齋看地形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山行

司馬君實獨樂園

蘇子瞻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醖竿尊酒樂餘春碁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拊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

東坡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都說盡便可以圖畫

題李氏園

蘇子瞻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扣其戶幽響暮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蕪四方野鳥喧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九 二十 德壽堂  
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窻戶綠水光  
蕪竹靜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  
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于斛  
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鷺紅梨驚合  
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番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  
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硤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  
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抽錢笑間口但未摧羹粥當時奪民田失  
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  
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鞘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  
人聞名頭尚縮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  
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題朱勛家園

劉屏山

晨輝麗丹極翌翌倖帝居向東堂上人零落烟海隅不才際時  
會振跡皆刑餘閨牕尚帝主皂隸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  
指呼樓船載花石里巷無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  
已過量受禍如賞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趨客船維岸柳呼  
人曾池魚徘徊極幽討曲折迷歸途夜月扇綺戶春風散羅裾  
榮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曹鄴予何譏此曹真人奴

芍藥宅

楊廷秀

風雨敗花爲花作宅上棟下宇在之壁之皆以油  
簾

荷以築花宅筆直松樹子何以葢花宅雪白清江紙紙將碧油



聖文英集卷之九  
三十一  
後言堂  
透松作畫棟峙鋪紙便成瓦瓦色水晶似金鴉暖未煇銀竹響  
無水汗容漬不泣晴態嬌非醉盡收香世界關在閑天地風日  
幾曾來蜂蝶獨得至勸春入宅莫歸休勸花住宅且小留昨日  
花開開一半今日花飛飛數片留花不住春竟歸不如折挿瓶  
中看

律詩

春園卽事

王維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敝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棊  
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題崔端公園林

李端

上士愛清輝開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坐苔生

席高眠竹掛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治圃

張文潛

僦舍亦爲圃從人笑我痴自求佳草木仍挿小藩籬吾事正如  
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見奇姿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園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樂幽栖葉長春松  
澗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雪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  
有蹊小窻奔野馬閑甕養醯雞水石心逾切烟霄分已睽病憐  
王猛畚愚笑隗囂泥澤圃湖平岸江村柳覆隄到頭乘興是誰  
手好提携

老圃堂

盧綸



邵平瓜地接吾廬  
穀雨乾時偶自鋤  
昨日春風欺不在  
就牀吹落讀殘書

南園偶題

薛能

天子優賢是有唐  
鑑湖恩賜賀知章  
他年我若成功去  
乞取南園作醉鄉

田園雜興

范至能

種園得果僅償勞  
不柰兒童鳥雀搔  
已插棘針樊笋徑  
更鋪魚網蓋櫻桃

又

蝴蝶雙雙入菜花  
日長無客到田家  
雞飛過籬犬吠竇  
知有行商來賣茶

三三徑

楊廷秀

東園新開九徑  
江梅海棠桃李  
榴杏紅梅碧桃  
芙蓉九種花木  
各植一徑命曰  
三三徑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  
再開三徑是淵明  
誠齋奄有三三徑  
一徑花開一徑行

郊墅

鄭谷

常曲樊川雨半晴  
竹莊花院遍題名  
畫成煙景垂楊色  
滴破春愁壓酒聲  
滿野紅塵誰得路  
連天紫閣獨關情  
漢陂水色澄於鏡  
何必滄浪始濯纓

黃處士園林

劉威

偶向東湖更向東  
數聲雞犬翠微中  
遙知楊柳是門處  
似隔芙蓉



容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  
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洛下園池

邵堯夫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却輪閑客遍入何  
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樹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  
事未必虛名搃到身

春情懷故園

楊廷秀

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  
影不分明一番雨過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映  
肉謂海棠兩年寒食負先生

詩話

平泉莊

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  
檻對引泉水縈回疏鑿像巫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江  
山景物之狀以間行逕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  
草樹之形初德裕營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  
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劇談錄

吟治圃詩

馮長洛七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  
仁厚夫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陳輔之詩話  
雜著以下係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二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坳  
 島諸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  
 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燕國  
 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竒望之若連艦縈檻與波  
 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櫛被之菱芡芙蓉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  
 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官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  
 摠統以至虛為極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  
 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  
 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交相替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  
 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

南雍州池亭記

洪景盧

觀山者必於終南二華天台赤城觀水者必於五湖三江適梁  
 魏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登凌風之臺黃雲之樓却月  
 露寒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瓌壯絕特之美彼夸者之談則  
 然若是而充之馬必須蒲稍齒邾之駿飲必中山桑落之酒包  
 太官之羔炊共城之稻鱸秋風之鱸槎頭之鱸鄭衛娥媠以為



御孟公君卿以爲客冬室腴夏室寒朝經而夕緯之中心縈繞  
如車汰輶萬寧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把茅蓋頭開數椽之窓  
掃隙地五六尺植竹數十個田父過我傾濁醪老瓦盆中張兩  
脚如箕徑醉輒睡無人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者吾豈  
不大好夫是之謂隨寓而安則吾焉往而不爲勝庾嶺之南七  
十里以雄名州當孔道往來之門候人者日緣續不絕守居不  
寬綽又無高明爽塏之臨以舒厥心主諾者幸蒲秩決去何用  
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故有池延衰且十畝蒲中白芙  
蕖千葉而實池心突然亭亡而址存不知幾年數豫章王稚川  
至頗有意復之得廢寺棄材西向作屋周以欄廓然四轍榜曰  
種玉亭直北隄貫中架梁以往又南向作屋羅羣山於維堞之

外榜曰挹翠亭池亭距黃堂不費步武脫闐闐鬻塵而山藪林  
壑之勝具天實開稚川銳使爲之以爲凌江上善第一妙境人  
人指嶺表爲瘴邑距知所謂隨寓而安者顧乃不啻足耶稚川  
佳公子善屬文作郡有治理效上官賢之雄民不能淹使留更  
數月當去其未去也舉杯中之淥金欄長吟有信來儻以示我

古詩

南池

杜甫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闔城  
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  
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雲衣荒



三五 類聚續集 卷之九 二十六 徐善堂 杜  
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溘祀自古昔非惟一川賫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夏日集葆真池上分韻得靜字

陳去非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荷萬柄是身惟可  
懶共寄無盡興與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  
時正聊將兩鬢蓬起照千文鏡微波喜搔人小立待其定梁王  
今何許世傳葆真池梁惠王故沼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賸  
迨一樽酒它年五君詠頽延年評竹林七賢以山玉貴盛黜而不取重期踏月來夜  
半嘯煙艇

律詩

天池

杜甫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繞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鬱紆騰秀  
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  
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  
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  
勞任薄躬

盆池

陳去非

三尺清池窓外開芙蓉葉底戲魚回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  
從震澤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九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九

二二



文淵閣

支對石攻調爐寶宮火煉驚鳳草萬里甲魚餘更吳無人盡結  
今同閭畫本雷黑依香谷日玲瓏寒麻文雨袖餘發王風俗問  
辰蕭瑟氣寒空三五樓巫山出兼疑夏禹也魚龍開闢有羨矣古  
天賦無不陞嵐報真熱豈日風青雲外層如白石中積松翻卷  
天賦 林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橋

羣書要語橋水梁也或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倚釋名獨木之  
橋曰椎亦曰杓今謂之略杓廣志楚人謂橋為圮舟梁謂浮橋  
說文鳥鵲填河成橋淮南子橋有鴈齒六帖長橋臥波未雪何  
龍阿房賦駕海維河浮鼉役鵲柳漁錄造舟為梁見於詩而杠  
權倚約雜出於子史若橋之為名則始於商而獨著於周書逮



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朱弁橋記近世以來其功利之

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所有蓋佛以慈憫利物為心而橋梁又

居八福田之一同上以堅石固其岸以巨材壯其趾脉絡貫穿

勢侔坤軸一木所幹萬鈞為輕大牙相函魚鱗密次踴若鰲戴

蠹如嶽壓蛟螭盤結若飛若動同上橋柱下橫木入沙中者謂

之蹲鴟雜志

**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市橋官柳細杜江橋春聚船杜乘橋

**飛橋上架漢**韓野店山橋送馬蹄杜

**造舟為梁**

造舟為梁

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毛注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

鼉鼉為梁

周穆王從荆東至九江以鼉鼉為梁而渡紀年

乘輿濟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伏於橋下見報仇門

初作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史

抱橋柱死

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抱朴子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山石下海去不



速神鞭之流血

齊地記

墮履圯下 見履門

題橋乘駟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匿橋犯蹕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驂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見車騎即走耳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

就橋為安

前漢薛廣德直言諫諍元帝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 云云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乘船危就橋

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先據浮橋

公孫述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南至南郡據浮橋於江水吳漢鋸絕橫橋大破之

橋七十所

趙充國治湟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橋下有蛟 見蛟門

據水斷橋

蜀先生為曹公所追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無敢涉者



橋穿陷馬

魏伐蜀鍾會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陷馬足於是斬儀

請建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眾論不可及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不立也

先作浮橋

鄧艾伐蜀先作浮橋

引兵據橋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晉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于五文橋

刺史治橋

王易周曰銀皆有善政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脩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古今文集

雜著

石橋銘

張彧文粹

闕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晨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汶水伊河諸州牙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材藏制撲斲紛操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迥透



塊軋匠造琳琅簇窳故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美盈一紀方施  
力將岸爭勢與空闔吞齊跨趙徹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  
謂之鈐鍵撮我宇宙謂之闔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山河領袖  
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埃萬里書傳三邊檄奏  
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孺朝趨禁雷質含水碧文耀藻繡  
花影全芳吾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萬安渡石橋記

蔡君謨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  
月辛未訖功索址于淵醴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  
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  
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

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聖我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  
蒲陽蔡襄為之樂合燕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  
因記所作勒于岸左

利涉橋記

葉正則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彝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  
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筒緯索隄其兩旁柵圍後貌訖三十旬  
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檐負而客  
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携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  
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蹋  
之患既免而并屋之富塵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  
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以未成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壤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笑而步折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無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看之余計水心父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鄆國解落整志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

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屢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谷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

古詩

方橋

韓愈

非閣復非舩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

英州何公橋

蘇子瞻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惟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膠則止惟水之害咫尺千里



汙彼濫觴蛙跳鯨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壤  
舞于盤渦冰折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  
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  
疏爲玉虹隱如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  
驩呼闔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  
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  
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惠州東新橋

蘇子瞻

辟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挺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  
縮漲落隨高低輓轡卷巨索至百蛟挂長隄犇舟免狂觸脫筏防  
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  
亦驚逃雷電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  
沒如鳧鷖似賣失舡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如沙泥  
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領我  
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拍腰屣我亦壽使君一言聽  
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蘇子瞻

昔橋本千柱掛湖如斷電浮梁陷積淖破版隨奔溪笑看遠岸  
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潦水輕  
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  
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父閣筆不



書紙尾鷺蕭然無尺箠欲駕飛空梯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  
父老喜雲集百夫下一杙椽此百尺泥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  
前海近湖有犀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那知陵谷變桂瀆生  
芟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垂虹橋

王介甫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東西渺然白漫漫浸北  
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阨中流雜蜃氣欄楯相  
承翼初疑神所爲滅沒在頃刻晨興坐其上傲兀至中夕獨憐  
造化功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衆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  
麗此無敵熒煌丹砂柱璀璨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  
喟予獨不可還當采民力

吳江長橋

王逢原

老匠鐵手風運斤一挾刃入千山髡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爲失  
地猶濟人西瀦巨澤江海通陽侯利溺驚濤風當道誰能支地  
險更東安得與天通莫比垂天紳莫比跨地帶渴龍乾死枯無  
鱗絕海失舟踏鯨背秦帝東遊逐仙跡累重肉多飛不得三洲  
水隔不到山借得紫虹千萬尺平時塵土埋英雄吾亦乘劍來  
遊東欲觀水盡朝宗海安得身乘破浪風爲約他年可歸處獨  
倚闌干不思去季鷹范蠡不足奇待我爲名千古歸

律詩

竹橋

杜甫

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病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  
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垂虹橋

鄭毅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瓊瑤  
插天蟠螭玉腰濶跨海鯨  
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  
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  
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洛陽橋

劉彥冲

跨海飛梁疊石成曉風千里渡瑤瓊  
雄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  
山蛇陣橫脚底江濤時洶湧望中  
煙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  
愛誰復題橋繼長卿

# 井

羣書要語井清也泉之清潔也釋名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澗

爾雅改邑不改井注井以不變為德者也井泥不食注久不涿

治者也井甃無咎注可以脩井之壞井冽寒泉食注水清也羸

其瓶凶注幾至而覆井卦井門戶竈中雷為五祭禮記註坎井

之蛙莊子輓轡井上圓轉木也說文

詩句雙桐生枯井魏明帝林間鑿井新里巷汲來頻及見羸瓶

者翻思抱瓮人魏野古甃冷蒼苔寒泉湛明月李白汲井漱寒

齒柳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肥杜絡緯秋啼金井欄李井底泉

通竹下池賈島靜院時聞於輓轡韓偓

古今事實

黃帝穿井



黃帝始穿井亦云伯益作井世本

堯民鑿井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通曆

舜穿井

瞽瞍使舜穿井瞽瞍與象共下石填井舜為匿孔旁出

井得土羊

魯哀公穿井得土羊孔子曰此積羊也土之恠韓詩外傳

九井相通

襄邑縣南瀕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温清隨人意念汲一井餘井水皆動劉義慶出明錄

抱甕灌畦見園門

桔槔汲井

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為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溉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吾不為也莊子又說苑

刺山泉湧見泉門

拜井泉出

耿恭居疏勒匈奴攻城絕其水源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請祈有頃泉出

鑿井太大



賈耽鎮滑臺城北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令人伺之果有  
老父至問曰誰人鑿此井曰賈君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  
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是井大大也廣記

鑿井得銅

龐儉鑿井得銅因以致富

渴中讓飲

晉阮籍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籍獨逡巡在  
後須飲者畢乃進

蘇耽橘井

見神仙門

毋墮井死

白居易拜左贊善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居易賦新井篇言浮

華實行出為州刺史

始為鑿井

柳宗元曰始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井飲井銘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者着偕衣冠平且繞井二匝映水視影勿  
反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  
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汲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陸羽井

見茶門

蜀鹽井

見鹽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

十一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擬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重洩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

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蓋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為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土

龍井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鳥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有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積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澗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蟲鳥之所依憑漫行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



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潮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達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據阻內無歷史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龍泉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是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淨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所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

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淞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三年八月日高郵秦觀記

卓錫泉記

見泉門

古詩

沒井

蘇子瞻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為惻餅罌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盃酒暖



寒栗白水漸泓淳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機底處來新縈井在  
有無中無來亦無失

引水

杜甫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僕奴悲魚復移  
居心力省

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  
直百憂寬

律詩

留題石經院

蘇子瞻

窈窕山分井泉流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鞭轡聲

新井

源遠匠難尋加欄底更深汲新聞土氣鑿徹見天心滴亂餅初

發辰移髮漸深雲雷如震用飛出便為霖

井泉

劉彥冲

石井水濺濺寒莎映碧鮮雨聲添溜急天影入波圓曉汲連山  
寺春耕潤野田杖藜三晷罷毛髮更蕭然

龍泉寺石井

王介甫

山腰石有千年潤石眼全無一日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  
在此中蟠

詩話

井有丹砂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他人居其故宅  
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



古人埋丹砂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砂水長赤

故宅有井

盛弘之荊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有井水極深上飲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穿井誼宅今爲陶侃廟又寰宇記賈誼廟在長沙縣廟卽誼宅中有井上圓下方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墓上昔曾窺杜甫云賈傳井依然又詩云浪動灌嬰井皆此意也

井謎

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二八飛泉繞齒寒

瀉莖于井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剗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莖杜詩云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及唾疑唾字無義當爲莖謂爲莖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勲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遲踟躕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以見古人忠厚其理明甚

蘇氏演義

銀床事始

晉書樂志載淮南王詩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杜詩露井凍銀床事始見于此潘于真詩話又許彥周言嘉祐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并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 庖竈

羣書要語庖食厨也

說文

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

道遷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梁惠王

竈竈

創也創造食物也

釋名

孟夏之月其祀竈

月令

竈者老婦之祭

盛於盆尊於瓶

禮記

老婦先炊器也祭竈以祭先炊也

社記

竈必

為屏心突高出屋四尺怕無失火者斬

墨子

煬者避竈

子竈五突分煙者眾也

魯連子云

竈上掃除萬世一時也

李云

云作竈法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

合和泥之以癸亥日修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

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

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萬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

皆凶

竈君禪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

惡賈氏不知其名見之死猪肝泥竈

竈土云伏龍肝

令婦孝竈君

壬子日死不可用

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

生萬倍用犬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禍大骨入竈出狂子

正月巳丑日白雞祠竈宜蚕五月巳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

祠竈百倍

雜五行書

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足



食之兆

酉陽雜俎

在名山深壑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

長四丈廣二丈起基四尺又嘗先掘基下土令必無故陷穿豕

瘞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

四邊令去金九寸也以墼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拆神竈之

法畢矣

茅善仙傳

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

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笑

抱朴子內篇春秋

竈陞即今之竈

門安柴處

朱語錄

**詩句**厨人語夜闌厨煙覺遠庖杜再期永日閉提挈移中庖柳

行身踐規矩甘辱取媚竈

朱

雲生卧龍石水入鍊丹竈山谷桃

源人已往千古遺井竈山谷

**古今事實**

**食中有髮**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

有死罪二援礪砥刀利猶于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

錐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

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而誚之果

然乃誅之韓子

**食中有蠅**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虫之類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

人見

**飾厨傳**

漢宣帝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名譽疊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 可使監厨

或問稱衡曰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同上荀儀容貌故可弔喪趙腹大噉肉故使監厨典畧

### 啖行炙者

顧榮字彥光輟已炙啖行炙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也耶世說

### 耽書忘肉

隋王邵爲散騎常侍篤好經史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罰厨人

厨人以情白劭伺而獲之

### 監厨搥人

隋李圓通少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爲隋公每賓主常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婢僕敬憚惟世子孔母恃寵輕之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搥之數十帝善之以爲堪大任後位太府卿

### 養人痰肉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一日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爲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養人所痰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



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孔突不黔以下係竈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媚竈獲罪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倚竈讀書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觚額也

減竈

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

竈靡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倍日并行逐之暮至馬陵齊伏兵萬弩俱發消乃自剄

沉竈生蛙

智伯攻晉陽而水入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生蛙懸釜而炊人馬相食戰國策

帝親祠竈

武帝時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仙者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曲突徙薪

初霍氏奢後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



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爲郎

黃羊祀竈

後漢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日後暴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遂繁昌

自親金竈

周澤爲滎池令儉約妻子自親金竈東觀漢記

增竈疑敵

虞詡爲武都太守羌欲邀遮詡詡密令吏人作兩竈日增倍之日行三百里詡曰虜兵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行速必憚進追我孫臆見弱吾今示疆本傳

祭竈請比鄰見鄰居門

雞入竈凶

卜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進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玉尋病殞

風吹竈凶

季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爲卷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



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曰漢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

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以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變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及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為天帝乎

竈銘

後漢李尤

燧人造火竈能以與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竈屋銘

晉摯虞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雜箴

魏王朗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裨夏作冬非井孰言

古詩

祭竈詞

范至能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双煎餅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酌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鬪爭君莫聞猫犬觸穢君莫噴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廁

學書要語園廁也又圓也

說文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偃謂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

庚桑篇

呂靜曰械

威

窬藝器也

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

萬石君

傳注

俗命如廁為屋頭并州人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

資暇錄

古今事實

如廁而卒

晉侯將食麥脹如廁陷而卒

如廁心動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士也釋之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律言卷  
祖如廁心動見柏人 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

卷置廁中

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千斤睢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旣歸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折脅搯齒睢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睢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入秦說昭王拜以爲相

廁鼠不絜

李斯爲小吏見廁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入倉觀倉中鼠食粟不見人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子

如廁而遯

高祖與項羽會于鴻門因如廁召樊噲等四人間道走軍

踞廁而見

漢武帝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廁有野彘

鄧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中上目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欲自輕柰太后宗廟何大后聞之賜都金焉

藩溷着筆硯

左思著三都賦藩溷皆着筆硯



謫守廁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神仙記

露頭入廁

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廁夜行必以燭曹植社蘭戒香

如廁見朱衣

陶侃嘗如廁見一朱衣赤幘劔履曰以君長者故來報君後當為公侯至八州都督

廁婢列侍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如廁者皆易新衣客皆羞脫而王敦脫故着新意無作

諸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敦曰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十餘人並放之

廁婢持香

晉劉寔少貧窶及後位大尉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更如他廁

戒廁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及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受



王敦之禍蔡亦死蘇峻之難

食棗飲澡豆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是菓食盡婢擊金盤盛水琉璃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羣婢掩口世說

廁置香爐

劉季和性好香上廁置香爐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君惡我愛好也襄陽記

如廁見方相

庾翼鎮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薨

夢鹵簿入廁

宋沈慶之在文帝時夢引鹵簿入廁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不在旦夕間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慶之果以孝武世登三事

焚經投廁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洩其上呼聲敖敖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爲報應

廁神月巡

待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續幽怪錄

燭淚成堆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三五  
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九好夜宴劇雖寢室亦燃燭  
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歸田錄

### 如廁遇鬼

有承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穆乃綾空屋  
也將上馬穆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內逼請光訪北夢瑣言

### 古今文集

雜著

###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  
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烏間累日乃從之館赤

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  
足下妻固無恙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  
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至與赤言即取巾經其服赤兩手助  
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汝無道吾將  
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如郊圓封之又為書塼封  
之訖如廁集有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  
下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  
有堂之飾宏大廣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  
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且去是廁遂行宿三  
十里夜赤又如廁又從之且復入矣為友洗其汗衆環之以至



且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木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益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詩話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湏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倦游錄

登溷處

柳永詞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以為佳句東坡笑曰此稍工登溷處耳

志林



笑曰此醉工登國寶耳

士林

醉未醒云今宵國寶何處醉醉與風寒月夜以為曲回東

登國寶

一雁如飛身長黑欲來李元賦笑曰此亦登國寶也

登國寶

野相孟映然州中精堂自夢之無且不雁野指曰無日更非

精語 登國寶



